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十尾龜
第二十三回 費太太宴客醉芳樓 曹小姐走報惡消息

話說費春泉自妻妾出來後，很寫意一個人，頃刻間變成很困苦一個人。既扼於妻，又梗於妾，左右受敵，日困愁城。正在不得開交，好容易來了個救星。這救星不是別個，就是梅心泉太太柳夫人。柳夫人的胸襟，柳夫人的意氣，自能籠罩一切，涵蓋萬有。不論你怎樣的人，一見他的面貌，一聽他的言語，自然而然會心悅誠服的聽從。所以馬太太特地到馬律司路梅公館懇請他來解這個危難。梅太太初時不肯，後見馬太太說得十分懇摯，推托不得，只得答應了。說也奇怪，梅太太一到，只費三言兩語，兩面竟都答應了。大小公館依舊同住，卻阻止新姨太每月只得五十塊錢津貼。此外不能需索分文。斷定後，費太太就在公館裡特設盛筵，請梅太太吃了一頓。一日，馬靜齋為了件要緊事務，特到春泉公館裡來，和春泉商量。到門口時，劈面碰著阿根。問，「老爺在麼？」

阿根道：「在書房裡，馬老爺自己進去便了。」

靜齋因是熟客，進進出出，素來不用通報的。當下跨進書房，只見春泉一面孔心事面孔，在書房裡旋來旋去，旋一個不住。站了好一會，春泉還沒有看見。禁不住叫一聲春翁，只見春泉直跳起來，說道：「你幾時來的，嚇我猛一跳。」

靜齋道：「我站了好一會子了，春翁為甚麼事這樣的不自在？」

春泉道：「靜齋，我這會子不得了呢你看此事怎樣處置才好？」

靜齋道：「甚麼事這樣的發急？」

春泉道：「小妾逃走了，怎麼樣，怎麼樣？」

靜齋也愕然道：「竟有這樣的事，奇怪極了。但不知是第幾位如嫂？」

春泉道：「還有誰，就是梅雪軒。」

靜齋道：「梅雪軒竟會乾出這種事來？真是想都想不到的。」

原來春泉自太太、大姨太、二姨太出來後，一個身子，經三個人管束縛得牢牢的，一步兒不得自由，小公館裡從不見他的腳跡。新姨太此時，天高皇帝遠，落得自由自在的盡所欲為。何況王阿根又調了大公館去承值，面前更少了個礙眼的人。阿根在小公館時，新姨太雖然不見會怕他甚麼，牽牽纏纏，究竟未免有點子顧忌。

看官你道這時候，新姨太最要好的相好是誰？說出來大家未免都要吃其一驚，此人姓錢表字耕心，一竟在正記洋行充當西崽之職。我曉得看官聽了在下這句話，必定要起來駁問：錢耕心，你不是表過他已經死掉麼，怎麼死不到一回書，就會活了起來？你這支筆，又不是仙家的戳活棒，如何要人死就死，要人活就活。

在下笑道：這是看官自己粗心，上了費春泉的當。耕心曉辯子，連馬靜齋都不很相信，在下更不曾下過一辭半句的斷語，如何憑白地怪起在下來。在下的錯處，只在不能夠雙管齊下，敘了這一邊，便不能再敘那一邊。這乃是本領淺薄之故。（以文為戲，以人為戲，無端自起風波，無端自行解說。可恨者士諤，可愛者士諤。）如今看官既然責備我，我就不得不把耕心的歷史，重敘一番。

且說錢耕心得著靜齋控告的消息，就急得要命的，連夜到謝翻譯公館裡，磕頭跪拜，懇求想想法子。謝翻譯是老公事，問了問案情，冷笑道：「這是甚麼的事，也值得這樣著急。你吃了這許多年數洋行飯，難道這點子關子還不懂麼？你在這裡做生意，不要說這點子奸拐案子，就犯了謀反叛逆，又礙甚麼，不要說個巴新衙門，那怕他道里司裡撫台衙門制台衙門，就告到御狀也不相干。只消等候大班到行，求告求告，他老人家替你出一封信，什麼事不可了。這種事情，也值得去著急他，可見你這人真是個飯桶。」

耕心聽了，氣也頃刻張起來，膽也頃刻壯起來，搖搖擺擺，專等大班到行，就好照計行事。那裡曉得大班這日堪堪的不到行，到大班公館問時，巧不巧，說是病到了。耕心重又急起來，只得再去求康白度。恰巧康白度也為到了幾個親戚忙亂著應酬，連講話工夫都沒有。三轉四回，靠山一個沒有找到，新衙門的牌票竟來了。

耕心此時，人急智生，暗想大班橫堅病著，就何妨假他的大名兒，寫了一封外國信，托個朋友送進新衙門去，我就進去料也總沒事了。於是提起外國筆，七不搭八，寫了一封外國信，冒簽上大班名字，封固定當，密托了一個最知己不過的同事。這同事姓計，名叫有成，耕心在英文夜館唸書時認識的，兩人氣味相投，軋得非凡要好。計有成的生意，也是耕心引薦的，所以耕心特把此事托付於他。心想這樣要好的朋友，自然總萬妥萬當，再不會有失誤的了。

那裡知道竟應了兩句俗語，畫虎畫龍難畫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這計有成在行裡資格沒有耕心的深，工錢沒有耕心的大，心心念念一竟在想謀耕心的缺分。無奈耕心為人伶俐，作事勤勁，外國人非常的得寵，無隙可乘。自己又是末學新進，說不得只好彎彎尾巴過日子。見著耕心真是說一應一，說二應二。耕心所以十分的歡喜他。這日，耕心這封信落在有成手裡，喜歡得他屁股上都是笑痕，連說「我好幸也，我好幸也，怪不的算命先生說我要交好運，竟會有這麼的好機會。」

說著，就把這封信拆開來，瞧了一遍，重新封好，藏在袋裡，但等大班到行，就要舉行告發。偏偏大班的病不肯就好，一天一天挨下來。耕心在新衙門，巴巴的望，也不見一點子影蹤，心裡詫怪道：「怎麼這封信也會不靈起來，敢是假虎邱被他們瞧穿了不成？」

恰好有個同事進來探望，耕心就托他轉懇康白度保一保。這同事的可比不得計有成，真個替他買辦跟前著實懇求了一番。買辦答應，立刻拔片子叫人到新衙門，把錢耕心保了出來。那知剛剛保出，大班的病就好了。

這日，計有成見了大班，就把假信呈上，詳細細稟訴一番。外國人員恨的是作偽，見了假信，頃刻勃然大怒，連罵幾聲檀苗富魯，寫了封外國信叫出店送向巡捕房去。巡捕房見是外國人公事，辦理得比眾認真，立刻派出中西包打聽，到錢耕心下處來拿人。

虧得耕心這幾天窩在小房子裡，正同費春泉令寵梅雪軒兩個作樂，中西包打聽竟撲了個空。到明朝回寓，同寓的人說了，方才知。恨道：「計有成這廝，竟會出我槍花。我平日待他何等的恩深義重，把信交給他時，何等的囑咐他，他還向我說耕哥只管放心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你老人家是我計有成的靠山，你老人家倒了，我也要倒的。我當時信以為真，那知他竟心懷不良，在外國人跟前放我一支冷箭。我這仇且記著，總有一日報復的。」

當下轉輾愁思，沒有一個好法子。事也湊巧，恰好同寓中有一個人懷病垂危，這夜可巧死了。耕心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出了兩塊錢，叫同離人到行裡去報說耕心急病身亡。從此躲在小房子裡不出世。後來費太太搬開了，新姨太索性叫他住到公館裡來。兩個人也是夙世孽緣，新姨太那麼的蕩，與耕心認識了，竟會把從前許多姘頭概行謝絕，一心一意的服從耕心，兩口子要好得分拆不開，商議通了捲逃，新姨太就把金珠細軟收拾好了，叫耕心暗暗運出去。這日借了看戲為名，與耕心兩人，趁坐滬寧火車，遠走高飛，到他鄉異處安身樂命去了。

公館中娘姨大姐守了一鎮晚，不見新姨太回來。情知有異，忙到大公館告變。費太太倒不過如此，依舊沒事人似的，大大方方說道：「這種爛污貨走掉了倒也乾淨。」

春泉竟如熱灶頭上螞蟻一般，跑東跑西，好生不得勁兒。一會子要報巡捕房，一會子又要把娘姨大姐一齊送衙門究辦。嚇得眾娘大姐淌眼抹淚的求告，齊說：「老爺明鑒，新姨太要出去看戲，我們都是底下人，如何能夠攔的他住。」

春泉道：「你們都是死人麼，跟一個人去都不會麼。」

眾人都道：「老爺，新姨太不要我們跟，我們又怎樣呢。」

費太太道：「你怪他們怎的，爛污貨自己要走，他們又拿他怎樣。」

春泉道：「人已經跑掉了，還不許我開一聲口麼。」

費太太道：「你開甚麼口，你開口就在捨不得這爛污貨。噢，我曉得了，爛污貨一走，你就革掉了一個很大的功名，怪不的著急。」

春泉愕然道：「他一走我為甚就要革功名，革掉我甚麼功名，我沒有知道呀。」

費太太道：「甚麼功名，就是綠頂子呢，他姘頭軋到十多個，一個姘頭贈你一條烏龜尾巴，拿算盤算算，不是十多個尾巴一隻大烏龜麼。」

（十尾龜名目至此方點清）春泉道：「我沒有曉得罷了，曉得了會放他這樣麼。」

費太太道：「真個不曉得也還罷了，恐怕是眼開眼閉呢。」

春泉道：「我也沒得說，就算我做了烏龜，我也並不是自己要做。俗語叫做皇帝不要做，挨著沒奈何。像周介山竟情情願願的當烏龜，我比了他究竟好一點子。上海地方，像周介山那種人也多的很。不要說上海，就是北京，總算是天子腳下，皇城裡頭，那些達宦貴官，比了我們身價總要高起許多，卻也一般污糟呢。秦少耕進了京能有幾多時候，現在聽說頂子也紅快了。倘不是他如夫人的力量，如何能夠升得這樣的快。（秦少耕也是十尾龜）我這烏龜頭銜，就使是真的，究也是冤屈成功，你怎麼竟把我說得這樣的不堪。」

費太太笑道：「我也不過是提醒你的話，走已經走了，你就急煞跳煞終也沒用，難道跳一會子，急一會於，逃去的人就會跑回來不成。」

春泉見他們這樣寫寫意意，很是氣不過。想要回報兩聲，又恐怕太太要發怒。沒奈何，一個兒忍著氣走下樓去，在書房裡踱來踱去，想一個處置之法。那班娘姨、大姐自有太太去發放。

正這當口，靜齋就來了。春泉把這事一字無遺的告訴了靜齋，問靜齋可有什麼法子想？靜齋道：「這椿事情倒有點子難辦。經官動府呢，張揚開去未免聲名不雅，況也未必是找的著。」

春泉道：「我也為此沒了主意。」

靜齋道：「梅福裡可曾去看過？究竟捲去了多少東西。」

一句提醒了春泉，連說：「沒有，我真氣昏了。現在和你同去看一遭罷。」

於是兩人車子也不坐，步行到梅福裡。上上下下看了一遍，只剩些粗重傢伙木器什物。開出箱子來，是只只空的。春泉連連歎氣，靜齋勸道：「你就認了點子晦氣罷，想來也是前世少他的債。」

春泉無奈，只得叫阿根把東西搬了大公館去，房子退掉，這起事就此消過。

看官，費春泉自經了這次失意事，躲在家裡索性不出來，連尋常應酬也一概謝絕。所以這幾箇月中，在春泉一方面，竟然無事可記，倒是他夫人，敢作敢為，著實幹了幾樁大事業，造化在下，增添了無數資料。

原來這位費太太，外看去雖然沉靜寡言，其實是第一等喜歡玩耍的人。一到上海這種花花世界，真如名伶登台，英雄臨陣，頓增了精神百倍。自那日一枝香叫了醉芳樓一個堂唱，便存了個涉足青樓的念頭。他的初意，不過想考察考察堂子情形，增長點子識見。再不料一涉迷途，竟也會迷惑起來，弄到個身敗名裂。當時費太太曾對大姨太、二姨太道：「我想信人也是一個女子，人家也是一個女子，為甚緣故男子家偏喜歡到堂子裡去。到了堂子裡，便連家都會忘掉，難道堂子裡另有一副迷人的手段，迷人的功架不成？最好總要親身進去調查調查。」

大姨太道：「要調查也不難，馬小姐不是說，上海堂子裡，女客也好進去嫖麼，大姊就何妨做一個領隊，帶領我們一同逛逛，也不枉上海來了一遭兒。」

二姨太也竭力慫恿。費太太道：「去呢我也想去，只是堂子裡這地方，究不是什麼好地方，沒有去過，總有點子膽怯。」

二姨太道：「我們又不是男子，就進去也不過清玩玩，難道人家就說我們什麼不成。」

費太太道：「上海的小報館，很會嚼舌根，說什麼，不說什麼，倒拿不定呢。」

三個人講了一會子，也就擱過。

過了幾天，醉芳樓竟差娘姨前來送禮。這日費太太正與費大小姐、大姨太、二姨太又小麻雀消遣，阿根上樓報說醉芳樓差人送禮，可要放他上樓？費太太道：「我通只叫得一個堂唱，就會前來送禮，這個人可真要好。」

隨問：「差來的可是娘姨？」

阿根回說：「是娘姨。」

費太太道：「喊他上來。」

阿根下去，一會子領著個很清秀的娘姨上來，提著四色禮物。是燕窩、南腿、四匣外國餅乾、六瓶勃蘭地酒。那娘姨先叫了聲太太，然後摸出醉芳樓名片，致辭道：「這幾樣粗東西，是我們先生一點子窮意思，請太太留著賞人罷。」

費太太道：「怎麼，你們先生又要這樣費事。既這樣，我倒不好不領他的情。」

叫阿根受了南腿勃蘭地酒，那兩樣壁謝了。那娘姨忙道：「先生吩咐過，叫請太太全收的。倘帶回去，又要遭先生一頓罵了，只道我不會辦事呢。」

費太太道：「我已經受了兩樣了。」

那娘姨道：「懇求太太照應點子我罷，我們先生性子很不好，帶回去一定要遭他罵個臭死。」

費太太道：「你們先生送東西給我，是什麼意思？」

那娘姨道：「也沒什麼，我們先生因為牽記太太，特叫我来張張。我們先生說，費太太是福氣人，我們這小地方，可否請他老人家的福星照臨照臨。讓我們也過著點子福氣。」

費太太聽說大喜，隨叫把禮物全收了。封了四塊錢力錢給與那娘姨，娘姨一定不肯收受。費太太道：「那有受了禮物不發力錢之理。」

那娘姨道：「先生吩咐過的，說一些些粗東西，不敢費太太的賞賜，只願太太常到我們家來走走，我們受賜不淺了。」

費太太見說，只得罷了。那娘姨又再三致辭，費太太道：「你回去致意你們先生，說東西我都收下了，謝謝他，停會子定到日新裡來瞧他。」

娘姨答應，告辭而去。原來醉芳樓打聽著費太太很是有錢，並且在家裡頭威權無上，曉得這戶女客做著了，定比男客來得生色。所以特派娘姨送了這分厚禮，先下一個香餌兒。果然費太太一釣就上，當夜領了兩位姨太，兩位小姐，就到日新裡醉芳樓院中打茶會。醉芳樓迎接入房，應酬得十分圓到。敬過瓜子，攬著費太太一隻手，肩並肩的坐在窗口一張紅木交椅上，咬著耳朵，密密講了許多知心話兒。大姨太道：「我們擾了馬太太，沒有答過他的席。今天就在這裡請請客倒很好。」

醉芳樓接口道：「這裡請客很好。」

費太太道：「還是我一個子做主人，還是公局？」

二姨太接口道：「公局罷。」

費大小姐道：「公局好雖好，只是主人太多點子。」

費二小姐道：「我們輪做主人也好。」

費太太道：「隨你們罷，我是都可以的。」

大姨太道：「一竟公局公下去，倒也好玩的很。我們五個人結成一個破團體，索性在各人相好院裡，輪做公局，又公平，又好玩。你們看這法子通不通？」

眾人都說很好。醉芳樓就請費太太點菜，費太太叫大眾公擬。二姨太道：「菜不必點了，叫他們辦得道地一點子就完了。」

房間裡娘姨聽說，早吩咐了下去。費大姨道：「我來開請客票。」

娘姨送上筆硯，費大姨先開了馬太太、馬小姐兩張。問還有甚麼人？費太太道：「已經七個人了，夠了。」

費大姨笑道：「五個主人兩個客人，恐怕是創格呢。」

費二小姐道：「堂子裡原是玩笑地方，鬧著玩笑玩笑，管甚麼客人多主人多。」

此時娘姨接著請客票，付與相幫，分頭去請。醉芳樓問：「檯面可要端正？」

費太太道：「擺起來也好。」

一時，相幫報說客來。費太太起身迎接，正是馬家母女。大家說笑一回，坐了席，談談講講，很是開懷。馬太太道：「周小燕昨日吃了一個小苦，太太知道麼？」

費太太道：「那個周小燕？我沒有認識。」

馬太太道：「就是周介山的妹子，太太在張園也見過的。」

費太太道：「可是一個小曝眼麼？」

馬太太道：「正是周小燕，在上海也算是第一等漂亮人物。昨日四點鐘時光，一個兒坐著馬車出風頭，四馬路望平街一帶，連兜了十三個圈子。當兜到第十三個圈子，四馬路一家廣東舖子的學生意，恰在樓窗裡潑水，一盆水全潑在小燕馬車裡，一頭一臉一身，潑得他頭上腳下都是水。可憐極健的風頭，一齊掃地。」

費太太道：「小燕必定不肯答應了。」

馬太太道：「皆為不肯答應，才吃著小苦。倘然就這麼走了，倒也不會再有甚事故出了。」

費大姨插問：「被人家潑了一身水，還不算小苦麼？」

馬太太道：「他還失掉東西呢。小燕潑著了一身水，立刻停了馬車，跳下來和廣東舖子裡反，鬧得反沸應天，引了一街的人，擠擁來瞧熱鬧兒。馬夫、娘姨都幫著他鬧。這時候眾人的心思眼睛，都注射在舖子裡頭。那裡曉得就有個纜手，趁鬧裡把馬車上一隻金水煙袋偷去了。等他鬧了個滿意，回轉來只剩個所在，叫得連珠的苦，直到現在沒有查著。」

費太太道：「也真是笑話兒，出出風頭，會出到這個樣子。」

說著，叫的局漸漸來了。席面上花團錦簇，唱曲的唱曲，講話的講話，喝酒的喝酒。正在十分有興，忽娘姨傳進話來，說馬太太府上有個娘姨來，等在外房，說要請馬太太出去講一句話。我們問他為甚事情，他說是要當面講的。」

馬太太心下大疑，暗想：「家裡有甚要緊事情，連等我回去都不及，並且又不走進來？且待見了他面再說。」

遂起身向費太太等告一個便，步出房來。見立著的正是梳頭娘姨小妹妹，馬太太問：「有什麼事？」

小妹妹道：「請太太立刻回去一趟，公館裡來了一位客人，指名兒要見太太，說有很要緊很要緊的事情。」

馬太太道：「是男客還是女客？」小妹妹道：「是個女客。」

馬太太道：「是個女客？誰呢？你可認識？」

小妹妹道：「不認識這位女客，我們公館裡好似不曾來過的。」

馬太太道：「你為甚不問問清楚，就這麼的跑了來？」

小妹妹道：「我被這客人催得昏了，要緊要緊，就去就去，一味的催，如何還有工夫問他姓名。」

馬太太道：「是怎麼樣子一個人？」

小妹妹道：「我也說不出，好像是個女學生。」

馬太太狐疑道：「我從來不與女學生相與的，如何會有女學生尋起我來？這個人蹊蹺的很。小妹妹，你回去問問明白再來，我這會子沒得空。」

小妹妹應聲而去，馬太太回至房中，重行入席。眾人問係何事？馬太太把上項事說與眾人得知，眾人都稱奇怪。大家評論了一回，費二小姐道：「我們喝我們的酒罷，不必再去提他了。」

於是重又開懷暢飲。醉芳樓替費太太划拳，打了一個通關。娘姨又報：「馬太太，府上那娘姨又來了。」

馬太太知是小妹妹，吩咐喊他進來。小妹妹進房，先叫應了費太太、費小姐及兩位姨太，然後向馬太太道：「來的客人問明白了，姓曹，是個女學生。這曹小姐到公館裡來，說有很要緊很要緊的事，總要面見了太太才談。並說此事於太太身上也很有關係。」

馬太太道：「奇怪極了，我從沒有姓曹的女姊妹，如何指名要見我，並說這事與我也有關係。是椿什麼事呢？說又不肯說，真真悶死了人。」

馬小姐道：「媽休得狐疑，我想那姓曹的女學生，與你倘然沒有交涉，斷乎不會來尋你，或者果有甚關係著你的事，特來通知你也未可知，倒不可不回去瞧一瞧。」

馬太太道：「我去瞧一瞧，沒甚事就來。」

眾人道：「也好，我們都等著你。」

馬太太起身下樓，坐馬車回公館。回到公館，說曹小姐在客室裡。走進客室，見坐著的那個女學生，白胖胖面孔，亮晶晶眼睛，福福得得的坐在那裡。小妹妹搶步進去，說一聲「我們太太來了，這位就是。」

曹小姐就站起身來，笑吟吟叫了聲太太。馬太太回答了一聲，就請問來意。曹小姐道：「尊府可有珠兜托曹雲生的事情麼？」

馬太太道：「我與小姐初次相逢，為甚就蒙詢及此事？出租珍珠的事，無論有沒有，總不便就告訴小姐，還望原諒。」

曹小姐道：「我今天因為急了，來得唐突一點子，無怪太太不肯講真話。其實我也並沒什麼惡意，我是不幸中的一個人，太太也是不幸中的一個人，你我同病相憐，理應和衷共濟。」

馬太太狐疑道：「這個人來的奇怪，形景閃閃爍爍，言辭吞吞吐吐，到底懷甚意思？我竟猜不透這悶葫蘆。」

曹小姐見馬太太沉吟不語，又道：「太太聽了我的話還不懂麼？我簡直告訴太太，這珠寶損客曹雲生逃走了，太太知道麼？」

馬太太不聽則已，一聽了宛如晴空裡起了個霹靂，猛吃一驚，慌問：「這話從何而來？可確的麼？」

曹小姐道：「我為甚來誑太太，我和太太又是第一遭兒見面。我不是說過，也是不幸中的一個人麼。」

馬太太見曹小姐情真意摯，知道是不虛的了。失口道：「哎喲我有三千多塊錢東西在他那裡呢，糟了糟了，可真糟了。」

曹小姐道：「太太托他經手，也有三千塊錢東西麼？那比了我還好多著呢。」

馬太太道：「小姐有多少東西被這廝騙去？」

曹小姐道：「有限的很，只一萬二千多塊錢東西。」

馬太太道：「這廝逃走，小姐那裡得來的消息？」

曹小姐道：「曹雲生這個人，外面瞧去根像老實頭，內裡卻很好詐，你我都當他是好人，才吃這回的苦。」

馬太太道：「曉得他經手著一萬幾塊千錢東西，我也不去托他了。誰不曉他是個光身子呢，他一竟向我說只經手這裡一家，別家不做的。因為一來沒有人相信，二因沒有路道。」

曹小姐道：「可不是麼，他也向我們說，只做我們一家呢，那裡曉得都是槍花。」

馬太太道：「這個人會幹這事，真是萬想不到的。」

曹小姐道：「我倒早已曉得。」

馬太太道：「小姐怎麼倒能夠先知？」

曹小姐道：「曹雲生本是個珠寶鋪裡紮珠花伙計，因為他紮的珠花樣子好，所以許多人家都喜歡叫他紮。我小時光已見他到我們家來紮珠花，一竟纏熟了。」

他去年子到我那裡來，說起出租珍飾的出息很好，竭力慫恿做這生意。說你有這許多珍飾，白藏著可惜，你現在又在讀書，用不著插戴，茫得賺幾個錢來用用。太太，一個人賺錢兩個字，總聽得進的。我問他，你現在經手的，共有幾許？他說沒有，如果有了，我也不來和你說了。

我想曹雲生雖是個光身子，他的丈母戚三姐手裡很有幾個錢，如果他丈母肯做保人，幾千銀子東西總還不要緊。隨對他說，我本不貪這幾個利錢，既然你這麼說，就出租出租也好，只是上海地方規矩，凡事總要有保人的，你雖是我熟人，規矩是不能壞的。倘能夠叫戚三姐做一個保，准把東西給你租去。

曹雲生當時沒口子的應說可以，去不多時就立了個折子來，折子上保人名字開寫著戚三姐，我當時先給了他兩三千塊錢東西，試辦辦。他那時候說一是一，說二是二，老實得要不得的，所許應付租息日子，從沒有遲過一刻半刻。

我見他十分可靠，漸漸把生意放大了，他倒依舊誠實，越放越大，越大越放，放到如今，竟有一萬二千多塊錢東西。我心裡也常常有點子危險，想租過今年冬季，不再叫他出租了。那裡曉得他不等到冬，就會闖馬禍呢。前日子曹雲生到我們家來，我見了他那副情形，就有八分估到他要逃走。」

馬太太道：「小姐既然估著他要逃走，為甚不抓住他。」

曹小姐道：「我說過只有八成估到他，究還有兩成估他不煞。或者他並不逃走，被我一逼倒逼的走了。他是個正經商人，為了我壞掉名譽，在上海地方不能夠立足，試問我心裡何忍呢。」

馬太太道：「這話也是。雲生那日到府上，是怎麼一個情形？」

曹小姐道：「雲生那日走得來，哭也哭出來快，兩淚汪汪，一面孔發急樣子，向我道：「我今日真個不得了，缺少一千五百塊錢，曹小姐你可否替我想法子，調個一千洋錢給我。」

馬太太道：「當時可曾調給他？」

曹小姐道：「調是沒有調，但是也沒有回絕他，都為有萬多銀子東西在他那裡，不敢回絕他。我聽了他話，就說一千銀子那裡來，我所有東西盡在你處，或者少點子，借二百塊錢你湊湊。你還到別地方去張羅張羅。他說，我今天實是不成功，別處都已去過。兩位連襟答應了我五百塊錢，還少一千，簡直沒有法子好想。總要你幫幫我忙，你不肯幫我忙，我可就倒了。我現在實在尷尬時光，你總要救一救我。說著把手亂搓。」

我見他說這情形，知道一逼就要逃走，逼是萬萬逼不得。隨道，你既然這樣艱難，我就替你想法子也好，不過我兩隻兜你租在什麼人家，我也沒有仔細。我現在想出去拍照，你最好一隻大兜一條勒扣先替我拿一拿回來，橫豎你十四這日要送利息過來，就那日來聽回話罷。

他就問我，你說要拍照幾時去？大兜勒扣到底幾時要用？我想說今天就要，後來恐怕逼緊了，他就此逼塌了台，倒弄的不得收場。所以只淡淡的說，橫豎不要緊，隨便幾時罷。他走後，我心裡就著急，此人今番一定要逃走了。馬上跟上去，或者還來得及。又想我是個纖纖弱女，就趕上去也沒中用，男人家腳何等的快，左一閃右一鑽向人叢裡一溜，我也只好向他望望。又想我答應了他十四聽回話，他要這一千銀子，或者還不會出什麼毛病。這日乃是十一日，十一十二十三一瞬眼十四就到了，我這幾天簡直吃都吃不下，睡都睡不穩。到了十四一清早，再也等不耐煩了，爬起身就趕到戚三姐那裡。」